

京劇劇本《卞玉京》

臺北大學中文系
趙雪君

第一場

〔時間：明末〕

〔場景：卞玉京的夢境→煖翠樓上〕

〔開場時，卞玉京已在場上暗處，倚桌而眠，又夢回往日〕

〔母親陪著小卞玉京習琴，小卞玉京突然停了下來〕

卞 母：兒啊，為何不彈了？

小卞玉京：女兒手疼。

卞 母：(握住小卞玉京的手指吹吹)還疼麼。

小卞玉京：不疼了。

卞 母：懶丫頭。

〔卞玉京的父親倉皇失措上〕

卞 父：夫人，抄、抄家了。

卞 母：(驚)你待怎講？

卞 父：門首已是重兵包圍，方抄了陳府過來的。

小卞玉京：母親，什麼是抄家呀。

〔此表演區燈暗，卞玉京處燈漸亮〕

〔卞玉京握住自己的手，往手指上吹了口熱氣〕

卞玉京：(唱)熱氣一口舊夢長，

指尖重溫娘心腸。

〔侍女柔柔上〕

柔 柔：娘子，梳妝更衣了。(見卞玉京恍神)娘子？

卞玉京：柔柔來了。

柔 柔：時候不早，待會兒那些名士清客便要來煖翠樓吃酒聽琴了。

〔柔柔替卞玉京簪上髮簪〕

卞玉京：且慢，釵環換過一副，胭脂水粉取來前日新作好的，繡裙要杏黃色，噫、還是鵝黃色的好。

柔 柔：娘子今日怎麼了？橫挑鼻子豎挑眼的。

卞玉京：妳可知今日座中來客有誰？

柔 柔：余懷、丁繼之、沈公憲、張燕筑，還有一個吳梅村。是何人令娘子如此不可愛？

卞玉京：那「一個」吳梅村可是當世才子。

柔 柔：在煖翠樓裡才子還不如賣油郎希罕呢。(觀卞玉京之神色，回想)咦？吳梅村……
莫不是前些年咱們還在家時候，與娘子曾有一面之緣的那位公子？

卞玉京：那一回家裡辦堂會，他是爹爹特意請來的貴客。

(唱) 我也曾、玉葉金枝人嬌養，
花好月圓無限長。
一朝忽來濤天浪，
始知浮沉是尋常。
當年座下樂撫掌，
而今是、人前操琴賦愁腸。
月影清歌總一樣，
流入秦淮已是傷。
往日種種如何忘，
來日託身何茫茫。
長有一人在心上，
暗思量、他可是、我今生歸鄉？

柔 柔：觀娘子神色，似是對吳梅村早就留心了。

卞玉京：我亦不瞞妳。當時年歲雖小，卻甚為仰慕他的詩才風采，堂會之上爹爹牽著我與他相見，不知他可記得當年曾與我有一面之緣。料想是記不得了，縱然記得，我如今……

柔 柔：如今娘子風華絕代，已非當年的黃毛丫頭。

卞玉京：(遠望) 已不復當年，流落秦淮了。

第二場

[場景：煖翠樓外→煖翠樓下]

[吳梅村與余懷等人上]

余 懷：(唱) 行過了、夫子廟、來至貢院，
便風送絲竹、隱隱笙歌歡。

丁繼之：(唱) 轉過了、長板橋、香閣連綿，
銅環半啟、鎖玉勒雕鞍。

沈公憲：(唱) 有才子、聲名天下遠，
錦心繡口、文章耀斑斕。

張燕筑：(唱) 有佳人、縉塵未能染，
淹通詩書、素心勝幽蘭。

余 懷：秦淮八艷之中，幾個殊麗佳人皆已許了終身，柳如是、錢謙益——

丁繼之：顧橫波、龔鼎孳。

沈公憲：還有前日方成其好事的李香君、侯方域，這都是秦淮河畔一段又一段的佳話。

張燕筑：煖翠樓卞玉京猶未許人，未知何人能得其青睞？

吳梅村：(唱) 鬱鬱憂思團成片，
一息一嘆鎖眉間。

妖紫嫣紅縱開遍，
愁人猶問奈何天。
宦途未能如人願，
有負皇恩心難安。
遣愁懷、風月場中步流連，
且向風月看等閒。

(白)(淡淡的)聽聞卞娘子色藝無雙，興許未肯輕易留情。

余 懷：來此已是煖翠樓，待我喚出柔柔。

〔柔柔上〕

柔 柔：余先生不忙，柔柔聽見了。諸位請隨我來，用些茶酒點心，娘子隨後便到。(柔柔領眾人入座，打量)吳先生，初次來訪，煖翠樓蓬蓽生輝。

丁繼之：怎麼，只有梅村令煖翠樓蓬蓽生輝啊。

柔 柔：先生就愛抓人話柄。

〔卞玉京上，直接入座彈琴〕

卞玉京：(唱)低眉信手抹朱弦，
暗將思念暫遷延。
滿目情懷怕人見，
一腔幽憤難成言。
且偷眼、他清癯俊雅、似從前，
只多了、幾許滄桑在鬢邊。
稚年逢家變，
長恨明月、照入溝渠間。
縱然秦淮稱八艷，
也未必、覓得良緣有人憐。

吳梅村：(唱)莫道朱弦不能言，
萬語千言付纖纖。
曲中初聞意纏綿，
流轉嗚咽、又似含怒對蒼天。

〔一曲終了，卞玉京好似無心之舉的來到吳梅村身旁落座〕

卞玉京：先生初至煖翠樓，玉京敬您一杯。

吳梅村：卞娘子琴藝卓絕，聞者如痴如醉。

卞玉京：您可得留心，煖翠樓的酒亦是醉人的。

吳梅村：煖翠樓醉人的，又豈止是酒呢。

卞玉京：先生過譽了，玉京再敬您一杯。

吳梅村：卞娘子琴聲之中，似有諸多心事……(見卞玉京不語)是我唐突了。

卞玉京：人生在世，誰沒有些心事。

吳梅村：卞娘子所言甚是。

卞玉京：玉京有一件物事，今日正好請先生過目。柔柔。

柔 柔：是。

〔柔柔取出一把摺扇交與吳梅村。吳梅村打開觀瞧〕

卞玉京：可是先生的手筆？

吳梅村：娘子從何而得？

卞玉京：偶然得見，玉京不忍見其淪於當舖蒙塵，故而買下。敢問先生，此扇緣何輾轉典於當舖？

吳梅村：(觀扇回想)依稀記得數年之前，曾隨友人同赴南京一士紳家中所辦堂會，席間主人好客多禮，感其盛情，便將隨身所帶摺扇聊贈於他，以為紀念。(感嘆)爾後也曾聽聞，他受人連累，獲罪抄家，想必這摺扇便是為此輾轉典於當舖。唉，物猶如此，人何以堪，其妻子兒女只怕更為艱難。

(唱)人世遭際憑誰言。

寵辱貴賤轉瞬間。

松柏猶懼狂風卷，

弱柳嬌花實可憐。

卞玉京：(唱)話雖未深語亦簡，

直入心田暖意添。

數年風刀併霜劍，

何曾有、一枝半葉護紅顏。

不求今生、富貴兩雙全，

唯願此身得所安。

(白)這柄摺扇，如今也該物歸原主。

〔將摺扇遞與吳梅村〕

〔吳梅村握住卞玉京的手與摺扇〕

吳梅村：娘子留著吧，也是我與娘子有緣。梅村再敬娘子一杯。

卞玉京：(舉杯飲酒)

(唱)他那裡、只道是有緣，

哪知我、為此扇、求索更數年。

酒入喉、心已亂、驟起情瀾，

可是有情天、憐我孤寒？

從今後、得所傍、再不隨風轉，

準折得、幼年時、坎坷艱難。

吳梅村：(唱)霞飛雙頰、她眉山漸沈醉，

明眸深凝、不由我、忘懷手中杯。

(手中酒杯不慎掉落。卞玉京一聲輕笑)

(白)失態了。

(唱)她一笑便有百滋味，

三春一見也羞歸。

若得暖玉翻紅被，

更比鴛鴦眷羅幃。

卞玉京：先生……

吳梅村：卞娘子……玉京……

卞玉京：先生……（欲言又止，想）先生乃是當世才子，玉京忝為秦淮八艷，這貢院與舊院、也見得錢柳之事。（頓）亦有意乎？

吳梅村：亦有意乎……？

（唱）她言中之意怎理會？

可是願效鴛鴦比翼飛？

（白）這鴛鴦麼——

（唱）也有不問明朝、相逢在露水，

也有死生難分、白首兩相隨。

她情根都在眼兒內，

我非痴非傻、非是個、不動心的枯骨塚裡堆。

卻不解、今朝不過初相會，

款款情深何所為。

即便不論初相會，

此情我亦難相回。

高堂二老、豈肯煙花污門楣！

非富非貴、如何抱得美人歸？

這一雙明眸、我怎支對？

也只得、裝痴裝傻、任它都成灰。

（白）未知娘子所言何事？

〔聽聞此言，卞玉京震驚而失落，她起身緩緩離席，步向舞台前側〕

卞玉京：（長嘆一聲）未知娘子所言何事……

第三場

〔場景：煖翠樓上〕

〔柳如是、柔柔上〕

柔 柔：錢夫人，您來了。

柳如是：（有些疑惑）玉京呢？往常這個時候，她不是作畫便是撫琴，如何今日一片寂然？

柔 柔：夫人不知，我家娘子病了。

柳如是：原來是病了，大夫看過了麼？

柔 柔：說是風寒，不礙事的。只不過……自那日梅村先生來過之後，我家娘子便似個不知飢寒不知飽的泥人兒木偶，鎮日的發愣。不瞞夫人，梅村先生乃是她多年的心事。

柳如是：多年的心事……

（唱）我只道、梅村為她暗動情，

長吁短嘆意難平。

為此特向煖翠行，
方知她那裡、也是倒枕害病心不寧。
玉露金風一相逢，
本當是、一段佳話天下稱。
是何誤會在其中？
細問端詳探情衷。

〔卞玉京上。柔柔下〕

卞玉京：(唱)心事都成空，
數載相思、渾如一夢中。
夢破猶是秦淮月，
但向何人寄餘生？

(白)如是，妳來了。

柳如是：(見卞玉京失魂落魄的樣子)呀，還道是妳無情，未料得此刻妳與他竟是同一般心思。

卞玉京：說的什麼唷，妳不明就裡還來取笑我。

柳如是：方才柔柔都對我說了。依我看，他對妳倒是有心。

卞玉京：喔？

柳如是：這些日我家老爺邀他吟詩遊賞，我見他的神氣也未強得過妳。問了旁人，都說是那一日煖翠樓歸去，便是如此了。我還道是妳怠慢於他——唉，本不該插手此事，是老爺不忍見他如此，藉妳我姊妹情誼，要我私下探問。

卞玉京：這事與我無干。柔柔既對妳說了，妳便知曉我豈肯怠慢於他。

柳如是：妳雖是自幼傾慕於他，可未必明白他家中景況。再要一個如錢謙益待柳如是的，那也得無所顧忌。

卞玉京：我豈不知他家底比不得錢公？我又豈是貪慕富貴之人？大廈忽傾，不可憑恃者首一個便是富貴。若得兩心能相守，兩橫風狂何足懼。只可惜卞玉京何等心性，他吳梅村未必知曉。

柔 柔：娘子，有客。

卞玉京：回了吧。

柔 柔：娘子，是他。

卞玉京：是他？

柳如是：來得倒好。柔柔，請梅村先生稍待片刻。

柔 柔：是。

〔柔柔下〕

柳如是：我與妳梳妝打扮。

〔卞玉京、柳如是下〕

第四場

〔場景：煖翠樓下。吳梅村上〕

吳梅村：(唱) 言語倉促未周全，
料她愁腸百結、人無眠。
我亦是、當日情景苦糾纏，
三分的歉意、來至在煖翠樓前。
更為她、一雙明眸、任流轉，
抹不去、這心上共眉間。
忽聞珊珊搖珮環，
定是佳人、緩步下金蓮。

〔柳如是上〕

吳梅村：(唱) 相見只在咫尺間，
竟有些、手足無措心怦然。

(白)(見柳如是，脫口) 怎麼！是嫂夫人。莫非卞娘子不肯相見？

〔卞玉京隨柳如是上〕

卞玉京：來者是客，梅村先生特意來訪，玉京焉有不見之理？

柳如是：(笑) 有話可得好好說呀。

〔柳如是下〕

〔卞玉京、吳梅村相視無語。卞玉京刻意沈默，不先開口〕

吳梅村：娘子瘦了些。

卞玉京：先生亦有幾分憔悴。

吳梅村：當日之事，還請見諒。

卞玉京：當日何事？

吳梅村：(唱) 好一陣清風、朗朗晴空現，
兩語三言、盡拂了我心頭牽連。
再看她、病容猶不減明艷，
(疑惑) 明艷之中、有陰晴乍變一瞬間。

卞玉京：(唱) 數載相思從來慣，
慣為他、朝暮魂夢都心懸。
如今但教都拋撇，
則除是、滄海過眼變桑田。
雖不能一朝之間、不戀棧，
雖不能一暮之間、不相關，
我則索、一如舊院待貢院，
就博個、名士雅妓天下傳。

吳梅村：我知娘子雅好繪蘭，昨日於書肆之中，購得一幅《山谿幽蘭圖》，雖非名家手筆，
卻也有可觀之處，梅村願與娘子共賞。

卞玉京：多謝先生記掛。

〔吳梅村展卷，二人共賞，燈暗〕

第五場

〔場景：西湖泛舟〕

〔錢謙益、柳如是上〕

柳如是：(唱) 泛舟西湖上，
看不進、滿眼風光。
徒嘆綠柳長，
挽不住、家國興亡。
紛紛天下、離亂又逢喪，
問朝堂何在？只在笙歌徹夜、弄荒唐。
看家事國事、還看天下事，
未肯輕看、女兒家心腸。

錢謙益：(唱) 遙望湖山表，
這一腔愁腸怎畫描？
廟堂妖氛、誰人試手便清掃？
哀哀生民無下梢。

柳如是：馬士英、阮大鍼把持朝政不思作為，有志之士卻無處作為。只怕國破家亡就在眼前。
老爺，若朝國不存，將往何處寄身？

錢謙益：卿來看。(手指湖水) 這西湖之水風光甚好，便添我赤心點染於它何妨。

柳如是：(含笑) 君有此心，妾自當相隨。

錢謙益：(唱) 幸有這、解釋霜風的玲瓏心竅，
白髮紅顏做知交。

(白) 今日暫舒心懷，不提國事。約了梅村、玉京娘子一同遊湖，未知二人近日如何？

柳如是：玉京一向盼求得個安穩此生的所在，但願梅村先生不負於她。

錢謙益：夫人你瞧，那可是梅村與玉京娘子？

〔卞玉京、吳梅村上〕

卞玉京：(唱) 挽袖並肩、只當是情好，
執手相望、人道是、鳳儔鸞交。
堪笑我、知他難依靠，
這心兒、又怎得、教它違拗？
來年天長、應難料，
不問地久、圖他個、歡快在今朝。

吳梅村：(唱) 人道是、鳳儔鸞交，
生受了、她夜夜朝朝。
一般兒說、她一般兒笑，
再不見、那一日、眼底泛情潮。
只為當時、顧忌也多資囊少，

她的心緒、我只得、尋常看待等閒消。
等閒輕看、卻難料，
難料我、不想、做不到。
挽袖並肩、誰都道情好，
終隔一層、天涯一層路迢迢。
紅樓數月緊廝熬，
方知我、願求皓首、雙對梧桐老。
明知百折共千撓，
也與她、無所懼逃。

卞玉京：你瞧，錢相公與如是已然來到。咱們快些過去，啣公——（被打斷）

吳梅村：且慢。（頓）玉京。妳知我家中雙親尚在，家底亦比不得牧老，待妳，難似牧老待如是一般——（被打斷）

卞玉京：如今這般，無有不足之處。

吳梅村：（語塞）妳當真如此作想？

卞玉京：（笑）梅村不必介懷，我自幼便仰慕你的詩才風流，能與你這般談詩論藝，也算了我一樁心願。（頓）你肯以錢柳較之於你我，已是不枉你我的情份。（笑）梅村大可寬心。

吳梅村：（錯愕）妳道寬心？這話如何說起？

卞玉京：世道如何看待我這等女子，我亦知曉。我肯與人粗茶淡飯，人卻未必肯信；我欲與人真心相交，人或疑我用情不一。何如放寬了心，若有機緣，得個知重我卞玉京之人便好；若終是浮沉，又何必強求？

吳梅村：妳當真如此作想……？這教我該如何說起？

卞玉京：船近了。

〔兩船相近〕

柳如是：玉京，妳來了。

卞玉京：二位久等了。

吳梅村：牧老、嫂夫人。

〔吳梅村先跳上錢謙益、柳如是之船，再轉身牽過卞玉京〕

吳梅村：當心了。

〔卞玉京上船後，與柳如是一處說話。吳梅村與錢謙益一處飲酒〕

柳如是：你二人望之如神仙美眷，可是好事已近？

卞玉京：（一點無奈）許是見了你家的蘭橈畫舸，又生了什麼念想，他方才還對我提及錢公與你，又是那些言詞，家底比不得錢公，待我難以周全。只恨我早早地留情於他，如今已成舊慣，一時之間竟難拋撇；數月往來，猶未能讓他明白我之心性，（嘆氣）倒更教我依戀於他了。

柳如是：我見他待你卻不似無情。

卞玉京：有情也好、無情也罷，他終不是我歸處。

柳如是：如此，便合該做個了斷才是。

卞玉京：道著容易。妳也不是不知。

柳如是：就是知曉不容易，才要妳早了斷，免受牽掛之苦。

卞玉京：(嘆氣) 中原陷落，天下洶洶，今日泛舟西湖，來日興許要披髮跣足、奔波途路，到那時即便只求個不分，怕都是不可得了。

錢謙益：梅村，你與玉京娘子有何打算？

吳梅村：我本有意與她共度白首，未料玉京似有不願之處。

錢謙益：興許是你怠慢了美人，何不效法我以匹嫡之禮迎娶如是？

吳梅村：牧老取笑了，我的境況比不得您，至多不過是讓高堂二老與拙荊肯接納玉京，匹嫡之禮……(搖搖頭苦笑)

卞玉京：清軍既有南下之意，我也須早做打算。(離開柳如是，來到台口，望著遠方)

吳梅村：(離開錢謙益，望著卞玉京) 她是坎坷之人，偏又不得個周全。

卞玉京：家亡國破、顛沛流離，究竟在何處方能尋個安穩？

第六場

[緊接著上一場，一群百姓衝上，在紛亂之中，卞吳錢柳四人下]

眾 人：(唱) 戎馬紛紛煙塵昏，
澤國江山共沈淪。
揚州城破十日盡，
烽煙不日到金陵。

[眾人口中驚呼「清兵攻入南京了」、「快走、快走呀」]

[錢謙益、柳如是上，在四周人群的竄動中，柳如是獨立台中央，冷靜安寧，準備投湖自盡]

柳如是：家國淪喪，無力回天，縱有千百個不願，再難作為了，惟有以身殉之，以全家國之思。(牽起錢謙益的手) 黃泉路上，我依然與你為伴。

錢謙益：夫人且慢。

柳如是：老爺還有何眷戀牽掛？

錢謙益：還請夫人三思。

柳如是：喔喔，我明白了。(放開錢謙益的手) 不要緊的，此行非關艱難，不過縱身一躍，我一人猶有力為之。(準備投水)

錢謙益：(拉住柳如是) 夫人既知此行非關艱難，何不更行一條艱難之途？

柳如是：更行一條艱難之途？

錢謙益：國破家亡生民猶在，卿死都不懼，有何事不敢為？我便不信，人人皆順他金戈鐵馬。妳看元蒙入主中原不及百年，與其捨身殉國，未若留得有用之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來日之勢，今日猶未可知。

柳如是：老爺所言，不為無理。

錢謙益：願你我二人在這艱難之途上，長得相伴。

〔錢謙益、柳如是下〕

〔吳梅村上〕

吳梅村：自那日西湖別過，我便返家探母。玉京對我似有誤解，本欲來日尋個時機與她說個明白，誰想如今——唉。她曾道，若有朝一日戰亂四起，必先往郊外雨花觀避難，再做計較。想她孤身一人，不過柔柔相伴，教我如何放心得下？我欲往南京郊外雨花觀去，又難對母親言講、緣何要在此烽煙之刻偏往南京而去。(沈默片刻)若知興許相見無期，當日便不該……(搖頭嘆息)

〔吳梅村下〕

〔卞玉京、柔柔道姑裝扮上〕

卞玉京：(唱)恍惚顛倒不敢望，
不敢望、這遍地哀嚎、受災殃。
雖則是、早做計較早思量，
猶不免、觸目起徬徨。

柔 柔：(唱)隨娘子、改換容裝，
鉛華洗、挽堆雲髮髻、著黃裳。
塵灰抹臉掩行藏，
只盼劫渡人無傷。

〔一群清兵扯出徐達後人中山王女與她的侍女〕

清 兵：走！

柔 柔：(驚訝)娘子，是中山王女！

〔中山王女鬢髮衣衫皆亂，她不肯走，死命地坐在地上，清兵伸手拉扯，侍女試圖攔阻〕

侍 女：放手！放手！快些放開郡主呀！

清 兵：(推開侍女)囉唆！亡國之人還稱什麼郡主。起來！起來呀！好哇，敬酒不吃吃罰酒。(抽出鞭子、對著中山王女揮鞭)我叫妳坐，有本事就給老子牢牢地坐著。

〔中山王女慘嚎，侍女欲以身護王女，被清兵拉開，非逼得王女自己爬起來。而後清兵挾二人而下〕

卞玉京：(唱)鐵鞭一落血肉綻，
玉葉金枝任凋殘。
身是凌煙功臣後，
擎天柱斷也枉然。
鐵鞭再落更嗟嘆，
嘆我一生常離亂。
幼年家亡親流散，
又逢國破民倒懸。
中山王女猶枉然，
秦淮歌伎何以堪？

(白)人生在世，何恃何怙何去何從？

柔 柔：娘子，快些走吧。

卞玉京：(走了兩步，回望)今日離了南京，與他再要相見不知何時了。未知他那裡是否安好？未知他是否掛念於我？

柔 柔：娘子莫要遷延，梅村先生若要尋妳，定會往雨花觀而去，先至雨花觀避亂要緊。

第七場

〔時間是南明滅亡五、六年後〕

〔場景：錢謙益家宅〕

〔錢謙益和余懷等人已在場上，微光〕

〔吳梅村上〕

吳梅村：(唱)休道他、秦淮金粉容易消，
就是這、黃沙滾滾不終朝。
改朝換代、江山依舊貌，
故國之思、總在迴身時、不肯相饒。
觥籌交錯、悲來猶強笑，
急管繁弦、誰知我、清歌一曲代長嘯？
更有一人、影影綽綽、時而回心繞，
我不敢想、又能向何處逃？
任他國破、任他情冷、任我煎熬，
秦淮舊時月、猶在今宵。

錢謙益：(久別重逢，細細的看)梅村。

吳梅村：牧老……五、六年不見了。哪知當日西湖一別，再見之時已是輿圖換藁。

錢謙益：是啊。蒼天何忍，教我老來偏離喪亂。

吳梅村：您是老當益壯，牧老與嫂夫人所行的艱難之途，梅村深感敬佩。

錢謙益：也不過圖個心安，吾老矣，來日如何怕是見不著了。梅村，王師北定中原日，你可得記著啊。

余 懷：牧老說什麼，今日難得與梅村重逢，該多飲幾杯才是。

眾 人：是啊、是啊

〔柳如是上〕

柳如是：梅村先生，別來無恙？

吳梅村：是嫂夫人。

柳如是：是我。(頓)梅村先生想起了什麼人麼？

吳梅村：嫂夫人取笑了。天翻地覆，不知伊人何在。這些年我也曾往秦淮而去，卻不見她蹤影。

柳如是：梅村先生欲尋玉京？

吳梅村：嫂夫人明知故問。

柳如是：尋她所為何來？

吳梅村：西湖一別，有些話未及出口，多年來甚為懊悔。嫂夫人可是有玉京下落？

柳如是：(嘆氣)梅村先生可知她如今景況？

吳梅村：(猶疑)玉京嫁人了？

柳如是：若是玉京已為他人婦，梅村先生可還有話欲對她言說？

吳梅村：(默)就是無話可說，也盼能再見一面。

柳如是：玉京猶未許人。居處便在此處不遠，只不過……唉，讓她自個兒對您說吧。(喚僕人)來人，就說梅村先生在此，請卞娘子來一趟。

〔吳梅村、柳如是表演區燈略暗〕

〔卞玉京、柔柔乘車上〕

柔 柔：(唱)對法帖、娘子提筆慢臨摹，

風清水靜人無波。

伊人名姓耳邊過，

筆落紙箋盡染墨。

一路無言有沈默，

車行轆轤、我知她、如許年來、猶未能擺脫。

我願娘子得所託，

再不聞、她悵然嘆情多。

(白)(掀開車簾)錢公家到了，娘子，梅村先生就在裡頭了。

卞玉京：柔柔，與我請了錢夫人過來，我有話對她說。

柔 柔：娘子，有什麼話何不進去再談？

卞玉京：與我請來便是。

柔 柔：是。

〔柔柔下車，至柳如是所在處，與之低語，柳如是又與錢謙益、吳梅村說了些話，卞玉京乘車，經過眾人面前，下。柳如是與柔柔隨下〕

〔吳梅村、錢謙益眾人下〕

第八場

〔緊接著上一場〕

〔場景：錢謙益內宅〕

〔卞玉京、柳如是上〕

柳如是：妳與他多年未見，我知你不曾一日忘卻於他，斷非不想見他。既不願見他，又為何來這一趟？

卞玉京：(唱)乍聽聞、故人在此處，

煞時間、心緒翻攪、一陣起伏。

只記得、亂世流年、都是思慕，

恍恍惚惚、乘車駕、來至在路途。

車行轆轤、柔柔耳畔低聲訴，

她願我、今生不再嘆沉浮。
一言驚醒夢中人，
反教雙眉難展舒。
當日已是風中露，
如今更是、花落委地蒙塵污。
若言從前多忌顧，
料定今日更躊躇。

柳如是：亂世兒女，都是身不由己。妳既不願再回秦淮，也只得如此受他人照料。妳與那人卻非婚配，若欲求去，也無甚不可。

卞玉京：妳道求去？（苦笑）那也得他肯接納於我呀。

柳如是：他聽聞妳便在不遠處之時，那般神色絕非無情。

卞玉京：他有情，卻未必能待我以有情。我所欲者，從來不是露水姻緣。

柳如是：妳又如何知曉，他不願與妳朝暮春秋？

卞玉京：優柔寡斷、最是他吳梅村。妳便瞧著，即使知曉我在錢公內宅之中、便在此扇門之後，他也絕不敢推門而入。

柳如是：何苦試他？

卞玉京：非是試他。只為我與他之間的關阻數倍於此門，若此門他都難以跨過，遑論來日。

〔錢謙益上，輕扣門扉〕

柳如是：莫不是他麼？

錢謙益：夫人。

柳如是：是老爺。

錢謙益：卞娘子可是身子不爽？梅村擔心著呢。

柳如是：玉京她……

〔卞玉京搖搖頭〕

柳如是：（低聲）鬧什麼驚扭呢，好容易能見上一面。這麼些年，見一面不容易的呀。

卞玉京：見了又如何？

柳如是：如此說來，請老爺讓他回去囉？（卞玉京不語）妳又不肯。（頓）玉京真非可愛人也。

錢謙益：夫人，梅村那裡如何交代？

柳如是：就請老爺既不要說玉京要見他，也別說玉京不要見他。梅村先生是榜眼，這是道無題之題，就看他怎生答應玉京的不見之見。

錢謙益：這……

〔吳梅村上〕

吳梅村：牧老，玉京無事麼？可需請個大夫？

錢謙益：梅村，你來了。

吳梅村：失禮了，實不該擅入牧老內宅，只不過——（被打斷）

錢謙益：來得正好。夫人，梅村來也，此時不撤、更待何時？

〔柳如是開門，卞玉京背過身去，柳如是出來後隨即掩門〕

柳如是：玉京無事，梅村先生莫要憂心。

〔錢謙益、柳如是下〕

吳梅村：(唱) 燭光掩映、故人身影門扉後，
香肩斜蹙、都似寂寞鎖重樓。
如此亂世怎承受？
誰知她、消受了、多少憂愁。
推門扉、盼門後、人依舊，
對紅淚、細細說、別後情由。

(白)(欲開門，又突然止住) 唉呀，且慢，玉京這般姿態——

(唱) 莫不是、她情已冷、人非舊，
兩下裡、再不論相投。
數年離亂、問天幾時、重聚首，
人立小院、又怕她、往事已罷休。

〔吳梅村退開一兩步，遲疑〕

卞玉京：(唱) 人立小院、披滿天星斗，
那人此時正發愁。
鴛鴦白首、卻怎生、描不成畫不就？
我在門後、誰將我、心兒一縷一縷兒抽。
幾曾生得、這般性兒彀扭？
都是我、當斷不斷、牽扯不休。
更疑他、遇事難擔受，
幾番迴避了、風尖浪頭。

吳梅村：(唱) 千言萬語、總是難開口，
又如何、斷弦再續、話從頭？

卞玉京：(唱) 天恁長、地恁久，
這便是、我與他的天長地久。
無限寂靜難耐候，
又聞蟬鳴噪不休。

吳梅村：(唱) 誰為我、暫教顧慮紛擾、且停留，
門扉輕扣、莫任相思盡東流。

〔吳梅村欲叩門之時，卞玉京隔著門開口了〕

卞玉京：我不願再回秦淮、聲色事人，迫於生計……(頓) 那人……那人知我不肯入偏房，
仍是照料於我。

吳梅村：(恍惚) 喔喔，有個人……原來有個人了。這教我如何說起？(沈默片刻) 那人待
妳可好？

卞玉京：(苦澀) 算得上周全。

吳梅村：當日別後，兵荒馬亂，我本欲往南京郊外雨花觀尋妳，卻礙於家中……只得做罷。
(頓) 且喜妳安然。如此，我便放心。

卞玉京：嗯。

吳梅村：(唱) 三言兩語、道盡了、別後春秋，
相守原來是奢求。

卞玉京：(唱) 強忍哽咽淚雙流，
我不敢、教他知曉、一生眷戀、思悠悠。

吳梅村：(白) 夜深了，我也該回去了。玉京，妳保重。

卞玉京：嗯。

吳梅村：(聽出卞玉京哭著，哽咽) 望那人能可周全妳一生，莫再教妳淚流。

〔吳梅村緩慢轉身離去〕

吳梅村：(唱) 我多想、身後無所有，
不要天不要地、就與她、星海泛孤舟。

〔吳梅村、卞玉京下〕

第九場

〔時間：距離上一場數月之後〕

〔場景：吳梅村家宅〕

〔吳梅村、余懷已在場上〕

余 懷：如此說來，梅村與卞娘子那日終未得見？

吳梅村：未曾料得竟是如此。

余 懷：卞娘子也是苦命人，如此亂世，說不得什麼。她不願為人妾室，分明是留心於你，
卻又為何不肯相見。

吳梅村：玉京始終有疑於我。

余 懷：這便是你的不是了，既知她有疑於你，為何不肯說個分明？

吳梅村：有些話、她知我亦知，當時情景，卻反教不好出口。我願與她風雨同對，只是她出身秦淮，家中實難容她……她若非志如金石，又何必受此折騰？(頓)更何況，如今又多了個人。

余 懷：那人如何，我看倒是不必太過顧慮。大凡女子都求個安穩，妾雖不如妻，好歹也是家裡人。卞娘子寧可沒名沒份的，似有所待啊。

吳梅村：你之揣度我也曾猜想。只不過，玉京從前肯直率待我，問我是否亦有此意，如今舊事再不重提，難免又想，興許她不存此心了。

〔僕人上〕

僕 人：老爺，有客來了。

吳梅村：何人來訪？

僕 人：是兩位沒見過的女客，留名卞玉京。

余 懷：竟是卞娘子來了。快請。(僕人下) 梅村，這回你可得好好地與卞娘子敘敘舊了。

〔余懷下〕

〔卞玉京與柔柔攜琴上，二人身著道服。柔柔替卞玉京將琴擺好，下。卞玉京若無旁人

一般地入座，彈琴]

吳梅村：(唱) 彷彿初相見，
她低眉信手抹朱弦。
若非黃裳雲髻挽，
錯把今宵認從前。

卞玉京：(唱) 今宵悲風寒，
琴曲只將舊調彈。
料是前生有虧欠，
半世為他苦糾纏。
料是前生有虧欠，
一世裡、判下了、人如飄蓬轉。
琴身淚痕千萬點，
盼心事、隨琴音、泠泠指下傳。

吳梅村：(唱) 琴聲催促、直教流光、再回轉，
那人兒、我也曾、望眼欲穿。
如今對坐在樽前，
可是她、願與我、笑看鴛鴦、水雲間？

(白) 當日初見，玉京所奏便是此曲。

卞玉京：你記得此曲。

吳梅村：實難忘卻。

卞玉京：玉京亦與君同。

吳梅村：(意味深長的點點頭) 西湖一別，因家中傳來母親病倒之消息，便匆忙離開南京。本想待母親病癒，再回南京尋妳，哪裡知道，一別便是如許之久。妳可是依照原先安排前往雨花觀了？

卞玉京：我與柔柔早備下一身道服，聽聞亂起，便著裝更衣出逃南京。途路之上，觸目驚心，竟見已選定入宮的中山王徐達之後，曾是金枝玉葉，如今不過一介尋常弱女子，遭官兵鞭打驅行、押送北方。(嘆氣) 自從幼年飽受離亂，總想尋個安穩。以為再如何坎坷，終能寄身個什麼人，保我一世裡周全。哪曉得又遭逢天地奇災。眼見得中山王女都難以自保……唉，亂後數載，資囊用盡，後來之事，便不多說了。我亦是隨那人來至海虞。

吳梅村：亂後數載，不聞妳音信，欲探訪妳的蹤跡，又不知如何尋起。(略做遲疑，而後開口) 玉京，妳為何不肯尋我？我在何處，妳當知曉。

卞玉京：(沈默片刻) 非到山窮水盡，實不願教你為難。你家中景況，我亦有所聞。若非有磐石蒲葦之志，又何必弄得個雞犬不寧，連累於你呢？

吳梅村：妳可曾想過，我與妳究竟是親是疏、是何干係？

卞玉京：(苦澀) 是親是疏、是何干係，豈由得我？

吳梅村：(唱) 她話中之意難捉摸，
似怪我、情事任蹉跎。

雖是樽前相對坐，
猶如牛女隔銀河。
從來下筆不停輟，
偏生此刻便語拙。
明擺著個那人、我又能怎麼做？
怕更是、橫刀奪愛紛爭多。

(白) 此刻又由得我麼？

卞玉京：(唱) 他言中之意是推託，
不願家中興風波。
秦淮出身已是錯，
何須徒勞費唇舌。
來日安身在何處、他不曾問過，
堪笑我、猶在盼想個甚麼。
恍惚有言起耳側，
此岸難將孤舟泊。
霎時明瞭在此刻，
眼前之人、幾曾能是、身所託？

(白) 由不得你，亦由不得我。(長嘆一聲)

吳梅村：(唱) 她一聲長嘆、我心忐忑，
好一似、幾重心事、未能說。

卞玉京：叨擾甚久，也該告辭了。(起身準備離去)

吳梅村：玉京……妳為何來此？

卞玉京：不過敘舊罷了。

吳梅村：來日還有相見之日麼？

卞玉京：(複雜) 你終是問了我的來日。(頓) 若有一日，由得你、亦由得我……(苦笑) 那時見或不見，又有何分別呢。

[燈略暗，吳梅村坐著，若有所失]

[僕人上]

僕人：老爺，有位女客要見您。

吳梅村：快請。

[柳如是上]

吳梅村：(失望) 嫂夫人。

柳如是：梅村先生似有心事。

吳梅村：也不瞞嫂夫人，前幾日玉京來過。

柳如是：喔喔，我明白了。原來玉京來過。

吳梅村：嫂夫人何意？

柳如是：先生可知她為何寧可無名無分，也不願為人妾室？

吳梅村：承蒙玉京錯愛。

柳如是：先生既明白箇中緣由，又為何……（頓）莫非是無意？

吳梅村：始終未能忘懷之人，如何說是無意？

柳如是：既是有意……卻為何……那日，玉京與先生說了些甚麼？

吳梅村：都說了些別後如何。

柳如是：那人之事，她可曾提及？

吳梅村：略提一二。她與那人我如何過問？臨行之時，只問她來日能否再見，她卻說，我終是問了她的來日。嫂夫人，此言何意？

柳如是：想必是那日歸家後，玉京回復了侯爺。

吳梅村：（愣）什麼侯爺？回復什麼？

柳如是：數日之前傳來消息，照料玉京的孫老爺在外地得了急病，匆匆棄世。孫老爺家裡人知道了，隨即讓人告訴玉京，只給了數日，要她收拾行篋，離開孫老爺安置玉京的宅子……觀先生神色，想必玉京不曾吐露此事。

吳梅村：她只說，非到山窮水盡，不願叫我為難……玉京此刻身在何處？

柳如是：一直以來，侯爺對玉京關懷有加，玉京資囊用盡無處安身之際，侯爺欲納她為妾，玉京不願，這才隨了孫老爺。如今受此窘迫，侯爺得知，舊事重提——

〔以下唱段中，時空場景在唱段中過渡〕

柳如是：（唱）未肯因由俱說盡，
想必是、秦淮出身常掛心。
實不願、來日為此引爭論，
怕的是、句句人言化淚痕。

吳梅村：（感傷）她終是有疑於我，寧為他人姬妾，也不願信我能承擔她的來日。

〔柳如是暗下〕

吳梅村：（唱）嘆息聲中有情真，
情真奈何輾作塵。

〔舞台另側有數人前來接卞玉京與柔柔。卞玉京身著白底衣衫，象徵性的穿上大紅披肩、腰帶等服飾〕

吳梅村：（唱）遙望紅梅綻放處，
猶似泣血胭脂痕。

卞玉京：（唱）一生為客嘆情真。
情真原來最磨人。
本當是我平生恨，
此時隱約一念生。

〔舞台上迎親眾人和柔柔暗下，只剩卞玉京、吳梅村二人遙遙相對〕

卞玉京：（唱）興許是、自起高樓自囚困，
認定了、天涯唯他、堪做知心人。
半生愁苦為安身，
又疑他、不堪為我阻囂塵。

回首來路、有疑也有問，
緣何我、作繭自縛亦縛人？

〔二人由舞台二側分下〕

第十場

〔場景：侯爺家卞玉京房外、房中／報國寺〕

〔背景傳來穩定的木魚聲。柔柔左上，侯爺家僕右上〕

家 僕：柔柔姑娘，找著妳呢。

柔 柔：福哥找我。

家 僕：侯爺說，晚上探望卞夫人，讓妳準備準備。

柔 柔：知道了。(輕嘆一口氣)

家 僕：怎麼？柔柔姑娘嘆了口氣？

柔 柔：無有啊。

家 僕：(笑)莫不是怪咱們家裡有什麼怠慢了卞夫人之處？

柔 柔：說哪裡的話。侯爺待卞夫人如何，但凡長著眼的，誰不知道？

家 僕：是啦。莫說侯爺常惦記著卞夫人，就是柔柔姑娘，侯爺也說難得。

〔木魚聲停〕

柔 柔：福哥真愛說笑。

家 僕：(低聲)給柔柔姑娘提個醒，卞夫人待在佛堂的時日近來長了些，侯爺心裡有些不是滋味哪。

柔 柔：明白了。侯爺的恩德我們主僕銘記在心，不敢或忘。

家 僕：卞夫人是聰明人，我就不多說了。

柔 柔：您慢走。

〔家僕下〕

〔柔柔又嘆了口氣，入房〕

〔卞玉京上，神情較之先前的悲苦，開始有鬆緩的感覺。她手捧一書，吟詩上〕

卞玉京：(吟)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

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

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

誰謂一室小，寬如天地間。

(白)是呀，是呀。

柔 柔：誰謂一室小，寬如天地間？

卞玉京：是邵康節的〈心安吟〉。

柔 柔：近來夫人不是讀佛經，便是禪詩、道詩的，這……(有那麼點不希望卞玉京讓侯爺失望的成分在)

卞玉京：柔柔，可是怎的？

柔 柔：福哥說了，侯爺今晚過來。

卞玉京：喔喔。(嘆了口氣)半生漂泊，我亦知侯爺待我們是極好的，不過略有感慨，好容易得了些清淨，又不得清淨。

柔柔：侯爺雖比不得梅村先生文采風流，卻是個能體貼人的。

卞玉京：妳倒是對他青眼有加。(柔柔低頭，沉默不語，卞玉京有些驚訝)我竟不知妳的心思，是啊，也該是為妳打算了。

柔柔：夫人跟著侯爺，我跟著夫人，柔柔別無所求。

卞玉京：這樣的日子，我怕不是長久。

柔柔：(愣)夫人何意？

卞玉京：那日去至報國寺燒香，妳可記得咱們遇上了鄭大夫？

柔柔：柔柔記得。還是鄭大夫先認出咱們的，從前在秦淮河畔鄭大夫對夫人的琴藝很是讚賞。

卞玉京：不知為何，歸家之後，鄭大夫託人送來兩匣子佛經。我本是閒暇隨興翻閱，誰知越讀越覺受用無窮。

(唱)紙墨字句、本與我、兩不關戚，
哪曉得、竟似重逢、在今世。
尋常道理誰不識？
個中滋味卻難知。
我曾是、為情所動為情使，
自做情種自做癡。
長夜將盡破曉日，
往事漸有清明時。
雖猶是、不能無惑無所執，
想他日、終能自信不自失。

柔柔：(唱)細究眉眼觀容止，
更勝往日好風姿。
數載憂愁盡融釋，
晚來春風誰道遲？

(白)較之以往，夫人的神色舒緩多了。

卞玉京：是麼？(微笑)近日亦覺思想起往事，不再鎮日耽溺、難以自持，便是從前家裡的事，想起來的也是爹娘疼愛的日子多些。

柔柔：自幼隨著夫人，總是不捨夫人為諸多人事所苦。如今見夫人過了這坎、又得個好歸宿……(觀卞玉京神色)夫人可是悔了？

卞玉京：(搖頭)若非幾番周折，憑我的死心眼、拗性兒，怕猶是深陷其中。只不過……

柔柔：未能以真心相應，對侯爺難免過意不去麼？

卞玉京：唉，但凡我有些許情思留戀之意，定是不負於他。

柔柔：夫人莫不是動了出家的念想？

卞玉京：也未必就是如此。這些個男女情愛之事，累我半生，實已無心。

[燈略暗，在昏暗中，侯爺、家僕上]

〔卞玉京與柔柔接待侯爺，家僕下，二人對坐交談狀，柔柔站立一旁〕

〔隨即卞玉京離開，來至舞台左側的報國寺場景。柔柔、侯爺留在原地〕

〔卞玉京禮佛，老者鄭大夫上，靜候卞玉京回身〕

卞玉京：(回身看見鄭大夫)「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何意也？

鄭大夫：淨土在此不在彼，不出吾人一念之外。

卞玉京：雖不出一念之外，為人姬妾亦有身不由己之時。(嘆氣)玉京明白了，謝過鄭大夫。

鄭大夫：卞夫人既有心向道，何不求去？

卞玉京：往何處而去？

鄭大夫：近東門處老朽有閒置屋舍一間，若夫人不嫌棄，衣食用度皆不勞夫人煩心。即便老朽百年身後亦然。

卞玉京：(哽咽)大夫義高恩深，玉京不解卻是為何？

鄭大夫：老朽與卞夫人相識於前朝，彼時見夫人隱然有怨憤之氣，以夫人根器，實為怨憤所誤，卻不好貿然相告。世易時移，十數年後與夫人重見於報國寺，見夫人怨憤已淡，倒有幾許茫然。故不揣冒昧，經書相贈。年來見夫人向道之心益堅，老朽甚感欣喜，樂見夫人終不負自身根器性命，故願成全。

卞玉京：大夫之情，玉京深謝，願能了悟性命，不枉大夫與玉京的一番機緣。

〔左側報國寺場景燈暗，卞玉京向右側走去，右側燈亮〕

卞玉京：這麼些年來，謝侯爺愛護玉京，玉京的心願，更盼侯爺成全。

侯爺：夫人之意，是要求去？

卞玉京：玉京有負侯爺深恩。

侯爺：也罷，妳之心思我也不是不知，只未曾料想，竟有此心志，我又如何強留於妳呢？

卞玉京：另有一事，亦求侯爺恩允。

侯爺：說吧。

卞玉京：柔柔是玉京唯一的親人，還請侯爺照顧柔柔。

侯爺：柔柔(看著她)不隨妳同去麼？

卞玉京：她若無心於我所欲行之路，又何必誤她時日？何況，柔柔向來仰慕侯爺，玉京求您收留。

柔柔：(哽咽)夫人。

侯爺：我明白了，去吧。

卞玉京：謝侯爺。

柔柔：夫人保重。

卞玉京：我如今尋得我的安穩，也願你一生安穩。

〔燈暗〕

第十一場

〔場景：卞玉京居所〕

〔吳梅村上〕

吳梅村：(唱)百轉千回難料想，
世事真個無常。
玉京她、別過了、華廈高堂，
又逢著、鄭大夫、菩薩心腸。

〔鄭大夫上〕

吳梅村：表兄，一向可好？

鄭大夫：梅村老弟怎麼得了空來探望老朽？

吳梅村：您信上說玉京在這兒，此話當真？

鄭大夫：原來是為了玉京而來，若非她，難道咱們親戚便幾年不走動麼？

吳梅村：您說哪兒話呢。

鄭大夫：呵呵，梅村老弟急著見玉京一面，可是為了敘舊？

吳梅村：非徒為敘舊而來。唉。錢謙益夫人柳如是與玉京乃是至交，玉京去後，是她言道，原來玉京始終想尋個安身之所，留情於我。三番兩次錯失良緣，都為我不曾篤定許諾、不曾問過她的來日。本道今生無緣，誰想她竟是進奉柔柔於侯爺求去。

(唱)從今後、她的往日都承當，
來日一肩扛。
月夜花朝同受享，
把這千丈相思、情債償。

鄭大夫：玉京的心思只怕……也罷，她便在內中，你與她一談便知。

〔吳梅村、鄭大夫左右分下〕

〔卞玉京著道服上〕

卞玉京：(吟)無聲無臭獨知時，
此是乾坤萬有基。
拋卻自家無盡藏，
沿門持鉢效貧兒。

(白)先賢所言甚是。想我從前，為在濁世之中尋一個安身之所，用力至極。哪曉得安身之處在內不在外，自家便有無盡寶藏，又為何要向他處求去？

〔卞玉京笑，吳梅村上〕

吳梅村：(唱)她一笑自在、天地忘，
風動滿室生馨香。
幾曾見、這般氣象？
動靜語默意韻長。

(白)玉京。

卞玉京：(唱)回身但見渡情郎，
重逢在、人間天上。
料想是、鄭大夫、一紙書信寄遠方，
故人為我、趕旅程、受奔忙。

(白)(坦然而自在)梅村先生，久見了。

吳梅村：(唱)情長話更長，
再不把知心話兒藏。
開言欲問、別來可無恙？
忽見當時舊黃裳。

(白)玉京為何這身打扮？

卞玉京：衣飾妝容皆是外物，不過圖個方便。自當日海虞一別，先生可好？

吳梅村：提起海虞當日……是我糊塗。妳既明言，非到山窮水盡，不願教我為難，我竟聽不出妳話中之意。都怪我，白白地教妳受苦了。

(唱)可記得、西湖泛舟波蕩漾？
我曾想、攜手破風浪。
可記得、庭院深深倚繡窗？
我曾想、紅燭雙雙對華堂。
鬼使神差甚荒唐，
思量唯有淚千行。

卞玉京：(唱)說什麼、鬼使神差甚荒唐，
多是我、妄自猜想做主張。
(淡淡的感慨、而非悲痛)
好一場、花月良緣、親手葬，
說荒唐、更是我荒唐。

(白)梅村先生不必如此，玉京所受煎熬，實是自取，說不得什麼、更怪不得他人。

吳梅村：唉，我實不願再與妳只話當年了。我知表兄接應於妳乃是菩薩心腸，妳可願與我……(突然停下來)

(唱)伊人猶是舊模樣，
眉眼間、再不見、銷金帳裡、鬧鴛鴦。
牛女七夕猶成雙，
我與她、莫不是、雲雨散盡、鵲橋空淒涼？

(白)玉京，妳過得好麼？

卞玉京：未曾如此安穩。

吳梅村：喔喔，我明白了、明白了。知妳今生有靠，我便放心。

卞玉京：多謝先生掛念。

(唱)千般坎坷回首望，
也不過尋常。
得相伴、是我年少宿願償，
須分別、方知別後天寬廣。

(白)先生保重。來日若能再相逢，容玉京為先生演奏一曲。

吳梅村：道人珍重，梅村就此別過。

[燈暗]

第十二場

〔場景：卞玉京墓前〕

〔墓碑上寫「玉京道人之墓」，世姪鄭玄德立〕

〔柔柔上，約五十多歲，祭拜卞玉京〕

〔吳梅村換上了花白的鬚口，上〕

吳梅村：是柔柔麼？

柔 柔：梅村先生。好多年不曾相見。

吳梅村：是啊。好多年了。玉京她走了多久？

柔 柔：有幾年了。

吳梅村：她曾言道，若再相逢要為我撫琴一曲，我知這是不要我再去打擾之意。

柔 柔：(微笑、搖頭)先生多心了，道人早已將往事看淡，既已看淡，又何來打擾？先生於她乃是多年至交，以琴曲酬知己，是道人一片真心。

吳梅村：原來是我錯解了。(頓)怎麼這一生總是錯解她的心思？

〔從舞台左右兩側，走出兩個卞玉京，一個青春而風流，一個年約五十安寧而喜樂〕

柔 柔：道人對梅村先生甚是感激，她說，雖則是少年坎坷，卻總有貴人相助。從前家破人亡，若非持著對先生的愛慕之心，盼望來日重逢，那些艱苦的日子實難承受。若非三番兩次與先生錯身而過，她又怎能從自困自囚中轉念而生，此後方遇著鄭大夫。先生可知，鄭大夫纏綿病榻之際，道人發願為鄭大夫刺舌血抄寫《法華經》？歷三年而後經成，都只為感念鄭大夫，非親非故、卻願引道人往性命安頓的路上行去。

卞玉京：(年輕)亦有意乎？

〔柔柔暗下〕

卞玉京：(中年)「在於閑處，修攝其心。安住不動，如須彌山。觀一切法，皆無所有。猶如虛空，無有堅固。不生不出，不動不退，常住一相，是名近處。」

卞玉京：(年輕)亦有意乎？

〔吳梅村看著年輕的卞玉京〕

吳梅村：(唱)安得長繩挽流光，
定不教、情天荒涼。

卞玉京(中年)：(唱)安得長繩挽流光，
定不教、自困情網。

吳梅村：(唱)不負佳人淚瀟湘，
也允她、千百個、地久天長。

卞玉京(中年)：(唱)不負性命無盡藏，
致虛極、守靜篤、地久天長。

〔劇終〕